

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大稱意，卽人必大
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
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
涓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
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其
好者蓋寡矣涓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
蓋涓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
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涓爲一賤士身爲鉅公
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
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片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嘗數與君談於
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
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
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
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
至論劓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
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
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
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寒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涓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若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涓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
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
欲竊附於資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
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瑤山寺。寺西近岳鄂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
騖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脈圓
孔爲穴脈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脈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涓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涓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敷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
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
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
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博其成書也
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說
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
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
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
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願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冒搢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
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
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
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
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
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
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
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
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
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
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
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
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
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
雲之行空。雲於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
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
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
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
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
室則自進其買閒而糞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
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
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
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州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既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與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既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迨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抵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儻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作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遁有滅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禪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脫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滅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四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虜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旣生得海會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
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
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
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
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
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
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
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吾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水道叅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
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
險會泐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
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問道察虛實指地
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
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
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丞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骨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旣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駸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怵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祿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川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紙姑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迺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驢嘶落花之甯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煒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掉扁舟人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子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子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杼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居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宜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宜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後君臣矣旣畜髮而冠之擁笄墜珥忽焉長兒女干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
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
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
至吾儒之靈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
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錄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
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採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併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萁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鈞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并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虬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所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
所結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不可

求而自贖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子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不鑄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
糝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
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
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
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
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
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
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鑄
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
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子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如此矣不覺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凡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外則無聞然魚鳥鶩鶴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輦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若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烈憤惋沈壯直過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養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身知無所佛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蓋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斃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
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
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
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
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
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巳而
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
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彘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綸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子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叅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叅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評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
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
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
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
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
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
其亂好古者尚謫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子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又
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埴子糟粕希不見請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鬼三雙而鷄十雙蒼筤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印鼻如义剝然所對者拳桎緘樅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借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釭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管家事然其爲人疎錢財重意氣子子而慈子急人急誰可紀者凡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閔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賭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

埋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衣敎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尚俱在京師外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誑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上也上之既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淳沈存否之變而
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
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
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
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
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懼而大吏亦
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
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其久懷感欲言而未由路會今年以五十壽
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
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
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
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
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
傳予晚得交上虞葛籀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
似於潞公子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
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
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
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
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既早見而握攬
之停涵既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
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
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傳矣余
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
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
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
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
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
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子移書止之
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
告君退而焚其草子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
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于巡遼時會 王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闕事
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
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暴
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救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教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子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
筋漆而利越燂

音炭夷以貨
贖罪曰燂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澳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甚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
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
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
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
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
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旣赤城以身飼大蟒
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得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豈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西虜寇剽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衆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細於百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得無意乎。

周默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道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眞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者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鄴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問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鏡書

予有激於時事病澳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耗釘可二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滄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并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斗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別憶曩時與張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刺刺若鶩雷卽
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
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越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堙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思此言表華工以文兄
作一詩其人日綰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噫余之贈華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遠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葬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
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
是理矣客曰遠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
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
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
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
遂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裋而不速仆
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水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罇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與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墜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塵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齒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必於塵中亦足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蟲
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螻蛄與
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
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
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
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
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
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含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彘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駉而來也卽小有睚眦抱關操
戈之吏猶得揮尺撻而鞭管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疇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大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盛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
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擘與鼠爭殘
炙蟻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
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序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塢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驕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貓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木雙槐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稱臣良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繫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舉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東王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兼所利令邊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取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
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
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
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
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
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
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
故曰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
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養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流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
爾恭於家庭而僥倖於闔閭。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
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
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
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
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孛侈之效也。予從
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
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令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叅將於馬水子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子從容爲過之子莫論也而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錢減膳直以充視杖子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貌矣擁干
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膾而受撻在
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
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
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
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
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
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滑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適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進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非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恐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焚蘆之似

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且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且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茭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且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入月。萬寶環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子曰是則然矣。嘗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晷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杳。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插。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蘗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髮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最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隸自髡至胃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池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
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
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
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
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
長也。

張母八十序

恭寫如畫，賤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子家藝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襦襜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謔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糒餼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閑固將軍也僞戎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樞馬不響而馳且射
衛非道中起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
亦不甚禁所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
東籜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
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
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饌黍
稷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儔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子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斯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藁。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燃。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

女孝婦屬之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
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訛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